

花城文库

日记三抄

叶圣陶



花城出版社

花城文库

日记三抄

叶圣陶

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范汉生

装帧设计 曹辛之

日记三抄

(花城文库)

叶圣陶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4插页 100,000字

1932年1月第1版 193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106 半精装定价 0.75元

DE. 8510

东归江行日记

一九四五年，十二月二十五日

——一九四六年，二月九日。

《东归江行日记》是从旧日记中抄下来的，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止，前后四十七天，记的是从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行。

一九六六年夏天，好多老朋友突然不见面了，还时常传来教人不忍再提的消息。有的朋友偶尔在路上相遇，彼此心照不宣，别过头去只作没瞧见。在那凄凄惶惶的岁月里，还保持来往的只剩下王伯祥先生一个人。伯祥先生腿脚不如我，我去看他的回数多，搭公共汽车四站路，每月两回。见了面也没有什么可谈的，只好说说陈年往事。有一回说起了出川东归的江上旅行。他说抗战八年，好容易胜利了，在上海的亲友都盼望你们早日东归，没料到你们决定乘木船，大家日夜为你们提心吊胆，只怕人舟俱没，从此不再相见。我说我们在船上倒不怕也不着急，反正慢慢地往下游淌总有到达的一天。于是又说起旅途中的琐事来。可是时隔二十多年，那些琐事我也记不真了。那天回家就把旧日记找出来，

重温那次回忆起来颇有点儿浪漫意味的旅行。忽然想起何不把这一个月半的日记抄下来，让伯祥先生卧游一番呢，反正大家无事可干。于是找了个本子抄起来，从重庆上船一直抄到上海登岸，在本子的封面上题了《东归江行日记》六个字。伯祥先生看了之后说些什么，我记不清了。他作古已经五年，真可惜，他没能看到倒行逆施的“四人帮”垮台。

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。飞机、轮船、汽车都没有我们的份，心头又急于东归，只好放大胆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险。木船是开明书店雇的，大小两艘载了五十多人，有开明的同事，有搭载的亲友，有全家老小，有单身一个。年纪最大的是我的母亲，过了八十居然还能出川，看望昼夜惦念的女儿——我的妹妹。最小的章建昌出世才一个来月，他是士敦和清华的孩子，锡琛先生的孙子，伯祥先生的外孙。伯祥先生还有一对女儿女婿在船上，就是汉华和卢芷芬，他们也带着儿女。即此可见上海有多少亲友的心系在这两艘木船上了。也亏得那时下了决心乘木船，要是再延迟半年，就见不着夏丏尊先生了。我们到达上海后才两个半月，丏尊先生就怀着满腔忧愤去世了。

我有这么个日记抄本让姜德明同志知道了，他一定要借去看，看过后一定要在刊物上发表。我老是犹豫。日

记本来是只备自己查考的（其实也未必查考），所以记个大略就够了，来龙去脉自己心里有数，用不着多写；提到熟人，更用不着注明性别、籍贯、年龄、身份和相互关系等等。这样脱头落裤的文字，给熟朋友伯祥先生看看是无妨的，因为我经过的事他大体知道，我交往的人他也大多熟悉，登在刊物上给广大读者看可就不大相宜了。还有一点，我主张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用普通话写，写日记不避文言，因为日记本来不打算给别人看，用文言却可以少写几个字。现在把这样半文不白的文字发表在刊物上，我总觉得有点儿不负责任。无奈《大地》已经刊登了预告，不容我再犹豫了。把文字通体改一遍，当然办不到；把提到的人和事都加上注，也办不到；只好敬请读者原谅了。

一九八零年十二月记

一九四五年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二）

晨间方起，店中工友老李来，为我家打铺盖。搬移一阵，由力夫运至码头。于是全家到店取齐。

四时，码头监视之同事来言可以上船，即往临江门。夏宗禹及店中诸友皆送行。下许多之石级，至于船旁。母亲与墨以肩舆下坡。自此恐与重庆市不复会面矣。

船甚长，首尾约六丈余，其宽则适容两人抵足而卧。余家睡于中舱。中舱置一写字桌，日间作事，夜间睡两人。燃四盏油灯。以油布遮两旁，用以挡风。八时，大家就睡，余傍母亲而卧。江声汨汨，船家相呼，别有风味。半夜，风甚厉，自油布之缝隙而入。寒甚，颇以以后之二十余日船上生活为虑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（星期三）

晨早起，壮年人重行整理舱中杂物，较见宽舒。又分批登岸购物。

饭由船上供给，菜则由老李煮之。

船未开，据云老板尚未发工钱与伙友。木船往往如此，亦心急不得。幸太阳甚好，晴光满目，居船中竟日，不觉厌烦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（星期四）

船仍不开。上午，船主与棹夫议工价。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，中间人为两方说合。结果，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，到宜昌。宜昌以下，另雇棹夫。棹夫得钱，云将往贩白术，每百斤万余元，到下游可卖二三万元。船所以不开，缘船主与驾长之交涉尚未办好。又言驾长之凭证尚未领到。又言今日为阴历二十三，不吉利；王知伊有一热水瓶破裂，亦不吉利。总之，船家对于开船迟早初不关心，而乘船者则心焦甚矣。

下午，与三官登岸，巡行市街，亦辞别重庆之意。三时，视电影于美工堂，片名《美目盼兮》，平平。

舱中加若干防风设备，以棕垫为前门，两旁亦加张油布。夜间颇暖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星期五）

船居然以十一时后启行。解缆撑篙，亦费数十分钟。舵手之工价犹未谈妥。离码头正为十二时。自此与重庆别矣。

午后晴光渐露，嫩阳照江山，似此行之兆殊佳。伏桌上写信。致山公，以“东归”字编号，又致元善、仰之告别。

二时到唐家沱，停船，云为三十五华里。我店之船两艘，及另一艘，皆船主杨姓所有，同行同止。到埠则互相往来，或共话于沙滩，颇不寂寞。诸人多登岸游市街。傍晚饮酒，未黑进餐，七时即就睡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（星期六）

晨雾甚浓，待雾消已十时许。棹夫二人得工资而逃，船主作书寄重庆告中间人。检查机关一人来船检查，颇马虎。解缆已十一时许。晴光渐放，眺望颇怡心。

舟行无可记。五时半歇于洛碛，已进晚餐。偕小墨、三官登岸，入镇，至国立女子师范。余谒章伯寅先生，小墨访其同学李杏宝，李在校中为训导员。伯寅先生精神仍矍铄，授余小册子若干份，叙其一生办教育经历者。坐半小时辞出，观洛碛市街，颇热闹。

洛碛距重庆八十华里，属江北县。

十二月三十日（星期日）

晓雾甚浓，船不能开。杏宝女士来言，其校中有胡女士，系墨三十年前同学。墨遂登岸访之，获知少数同学情况，亦复难得。候至十一时后始开船。所过市集不详其名。傍晚泊于石家沱，地属涪陵县。

老板缺米，借钱与之。

王亚南病痊。甫琴之子小宝患腹疾。深冀一路平安，无复有人患他种疾病。船中小儿多，时时哭闹，看书作文皆不甚方便。预计种种，恐将“黄落”耳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一）

雾不浓，船以七点后开。略见小滩，水皆平稳。经蔺市、李沱，午刻至涪陵。青年人皆上岸游观，余未上。午后一时许复开船。棹夫停手休息时，青年人往替之。初不熟习，历二三回，居然合拍，上下一致。傍晚歇于南沱，为一小市集，无甚可观。

今日除夕，犒舟子以肉六斤，令“打牙祭”。余与芷芬等饮酒，甚酣。铺盖铺齐后，各人坐于铺位，听汉华唱《思凡》《问病》《琴挑》，声音节拍皆合法度，余甚赏之。今夕余与芷芬等四人守夜。余轮到上半夜，但下半夜亦未安睡。一九三七年自汉入川，在宜昌过年。今越八年

而东归，过年尚未出川境。我生居川盖足八年矣。

一九四六年

一月一日（星期二）

晨早开，午前过酆都。人家在山脚，屋颇不少。山上有庙宇，层次至山顶，舟人指为“天子殿”。过酆都若干里，有礁石与岸平行，激起水波甚急。舟子奋力划桨，舵手谨慎把舵，须使船勿近其处。一时邪许声大作，情绪紧张。是名“铁门槛”，约历十余分钟，安然而过。

下午四时停泊于一小集，名羊肚溪，系忠县、石柱、酆都交界处。乡名鸿鹤，系属忠县。人言前曾有盗劫船，不无戒心。

一月二日（星期三）

晨发绝早，九时后抵忠县。雨下，前后舱之篷均拉上。但仍漏水，于是于里层张油布。事前备油布颇多，今乃得其用。雨不停，决定今日不复开船。

午后，偕芷芬、三官登岸。于皮鞋外穿草鞋，拾级而上。多桔子行。桔子自万县运来，着地堆成长方形，长丈许，宽五六尺，高尺许。每家行中四五堆，洋洋大观。入城，市店不甚多，街亦狭。见一理发店，余与三

官皆理发，价仅二百元。理发店旁设茶桌，泡茶闲坐。对门为县政府，清静如寺院。四时归船，买桔子一千枚，价一千二百元，较重庆便宜一半。日来食桔子甚多，味已甘。大约自宜昌而下，不复能多享此味矣。

复饮酒，诸人皆饮甚多，各有醉意。八时睡。半夜醒来，篷上仍有雨声。

一月三日（星期四）

黎明即开船，雨已止矣。十时后过秦良玉石宝寨。巨石矗立，倚石建层楼，愈上愈小，凡八层，最高处有一亭。下午四时半抵万县，歇于西山公园下。沿岸石障有三层楼高。仰望公园，见钟楼树木。

下午将《少年》二月号之第二批稿整理毕，预备明日付邮。自万县转重庆，再从重庆航寄上海，大约十日可达。诸人皆上岸，余与墨与母亲守船。

闻明日将停泊一天。船主欲借钱买米买煤，芷芬允代为购入，不借与现款，以免多生枝节。

一月四日（星期五）

晨起见晴光照江山，心神舒爽。诸人皆登岸入城游观。余致书调孚，寄《少年》文稿兼告途次略况。遂与三官上岸，坡子至多，不免腿痠。入西山公园，卉木颇茂

密，山茶将开，梅亦含苞。园址颇广，未之周游。钟楼耸峙，建筑甚工。入城(并无城墙)，寻邮局，寄信。见《川东日报》，言国民党政府所提避免冲突条件，中共已允接受。大约政局或可有转机。

食豆丝一碗，买汤圆返舟，分饷留舟中诸人。晴光一舱，怡然于怀。

饭后，与三官再度登岸，浴于浴室，竟体舒爽。有一大溪，不知何名，此时水落，急湍自巨石下，犹轰轰作响。溪上见两桥，一曰万安桥，系新式；另一桥穹形甚高，桥面建屋，工整精妙，颇可赏玩。四时返船。下坡时小腿痠痛，徐徐移步，三官扶之。万县市廛之盛，人口之众，信可称川东大邑。

今日两度登岸，在余实为勉力，惫已。小饮进餐后即睡。例当余守夜，仅醒觉数回而已。芷芬亦值班，但亦鼾睡。

一月五日(星期六)

我店之另一船，离渝时即发觉舱中漏水。(最低处曰太平舱，看水即看太平舱。)近日渗入渐多，昨夕去水五六回。于是乘者忧心，拟再停泊一天，以观究竟。至八时，仍决定同开。

午后过兴隆滩，水势至急，波浪激荡，一时诸人情

绪紧张。三时歇云阳。城市尚大，其高不如万县。对江有张飞庙，又有睡仙楼，供吕洞宾。余未登岸，斟酒独酌，后与舟人尤姓及知伊同饮。

有人传言去云阳四十里许，昨日有行舟遭劫掠，闻之各怀戒心。相约明日诸船同开，亦犹行路结伴之意。

自重庆开船后，遇县城即发电致重庆上海，告平安。

一月六日（星期日）

六时开船，晓风甚厉。望前顾后，行船不下十艘。激滩渐多，时时有风声浪声邪许声轰然杂作。晌午风益急，船不能进，泊于沙滩一时许。五时歇奉节。

我店之另一船途中与军粮船相撞。损船舷一板。检视之，后舱入水甚多，货物浸湿，余与三官之书三篋在内。舟中人皆惶惧，云不敢复乘此船。一时欲易船，势不可能，议论纷纷，迄不得决。余主张以后开船时，彼舟之人聚于我舟，停泊时仍归宿。且过三峡，到达宜昌再作计较。第三舟损一舵，缘过滩时用力过骤，不胜水力，遂至损坏。而我舟亦于停泊时折一前端之大棹。川江行舟之险，今乃亲尝之。

一月七日（星期一）

今日不开船，三船皆动工修整。余之主张，彼舟之

人表示同意，云至此亦惟有如是。明日开行，只得老小五十余人挤坐一舱，如在公路上乘卡车矣。

九时许，同舟多数人出发游白帝城，余未往。远望夔门，高山莽莽，颇为壮观。白帝城可见，高仅及高山之三之一。下有白烟丛起，云是盐灶煮盐。水落之时，沙滩有盐泉涌出，取而煮之。一年中可煮四个月。据云盐质不多，而费燃料殊甚。

午后一时，游白帝城者归来。谓其地距城十余里，循山腰而往，至山半始有石级。石级凡四百余，乃至其颠。昭烈庙无可观，而地势绝胜，俯瞰滟滩堆，对望夔门，平眺峡景，皆为胜览。然往回奔走，众皆疲劳。三午亦由小墨、三官抱之往，归来由二位邱君与陈君抱持，亦可记也。

三时，与芷芬、清华等入城。城如山野小邑，人口无多，市肆不盛。见有产科医生黄俊峰悬牌，系吴天然之同学，昔尝往来。入访之，告以天然已去世。未坐定，即言别。购酒与零食而归。有卖梳子筷子者，木质白润如象牙，各购若干。饮酒，饭毕即就睡。

一月八日（星期二）

晨七时后开船。另一船昨经修理，渗水已甚少。诸人以为移乘我舟，未免拥挤，索性不移动矣。